

我们都是第一次

孙超杰(29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我记得,我家往往是腊月二十八才买鱼,因为这是年前的最后一个集,东西是最便宜的。父亲会把鱼挂在自行车上,挂在一片灿烂的阳光里,我小的时候,那些鱼就和我一样高。我对那些鱼又爱又怕,它们的嘴巴一张一合,我大着胆将手指伸入它们的嘴巴,摸到了它们柔软的牙齿。它们肚子被打开的时候,嫣红而温暖的血液渐渐染红了盆里的水,父亲将水泼掉的时候,我看到一片嫣红的阳光。长久以来我对新年的记忆,就是那片嫣红的阳光。

那时候我还没上学,家里来长辈的时候,母亲就让我用砖头块儿在墙上写数字,从1到10,写汉字,写自己的名字。写得都对的话,她就会夸我是聪明的孩子。不过去年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认不出我了,却突然跟亲戚们说,他小时候是最笨的,连鞋带都系不好,没想到可以一直读到博士。

我到底是聪明的还是笨的呢?我在想,每个人都是在变化的吧。我们在父母眼中变化,父母也在我们眼中变化,我们都顺着时间的河流淌,只是我总觉得,我们是相反的方向。

小时候要去别人家接电话,接完电话后放一些硬币在桌子上,他们招呼着说留下吃饭吧,我和姐姐往往会在夜色中快速朝家跑。父母的电话我很少接,我的话也很少,最后一句往往是问你们哪天回家。我更喜欢接小姑的电话,她说只要我不惹奶奶生气,只要我好好学习,她就会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小时候的电话变成了现在的视频聊天,今天,母亲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是第一次过年没回家,我知道,对父母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除夕他们守岁,会在新年零点来敲我们的门。今年不需要再来敲我的门了,他们往年敲很久都叫不醒我。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突然有股思念在我的心头流淌,流淌的声音就像那些敲门声。他们把我叫醒,喊我吃饺子,喊我放炮,喊我跪下许下新年的愿望,他们提醒我碗里要特意留下一两个饺子,这象征着粮食的丰收。

虽然现在有了更大的电视,但我们很久没一起看春晚了。我花更多的时间给朋友和同学发新春祝福,有的人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句话是这样讲还是那样讲,但我和他们在年后见面的时候,总有一方会低头快速走过。

母亲今天又跟我提起感情的事,希望可以尽快找到陪伴自己的人。长久以来,我都安慰自己说爱而不得的情感会印刻在自己的记忆中,伴随着自己的成长,但我现在觉得事实或非如此。爱而不得的情感会慢慢地随时间消散,两情相悦才可以天长地久。人生中总是会遇到一些人,我打扰了她的生活,她教给了我一些道理,想起这些我常会有一些遗憾,遗憾在于我仍会有很多话想跟她说,但大概也没有必要去讲抱歉和感激了。

今年,我无法吃饺子,无法放炮,也不会跪下许新年的愿望,但我仍希望,可以得到祖先的保佑。我更希望,可以把祖先的保佑转移到父母身上,希望他们健康平安。疫情总会过去,我也总会回到他们身边,开开心心过大年。

魏嘉(23岁)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延安运营维修段桥隧工

没进铁路之前,我就听哥哥说浩吉铁路是中国北煤南运的运输通道,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带着向往来到工区,站在这里一下子感觉自己像是一颗芝麻站在一块大饼上。在我眼里,工区管辖的91公里的线路沿着两条长长的铁轨,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工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巡检22.7公里的崤山隧道,它是浩吉铁路的咽喉。

我是桥隧工,哥哥是线路工。每次出去作业时,哥哥在前面看线路,我在后边看隧道,我们兄妹同出同归同劳动。工作这3年多来,由于是早出晚归,巡检作业时的中

饭,基本都是躲在避风洞内就着瓶装水吃面包、饼、馍馍等干粮。单位跟你说,春运期间,浩吉铁路的煤炭运量较平时增长20%以上,每天发送南下货运列车30余列,每列载重3700吨,可发电1110万度,能满足大约26万人春节7天的用电需求。虽然辛苦,但是一想到我做的事情可以让这么多人过年的时候有电用,有暖气开,我觉得辛苦也是值得的。

隧道里151830颗轨道螺栓性能是否良好,直接影响了这条南北最长煤运大通道的行车安全。别看小小的螺栓,固定着钢轨,承载着轮对,松动一个你觉得没事儿,

只要心灵相守,在哪里都是团圆

久而久之钢轨就会松动,造成列车脱轨的可能都有。所以,这些轨道螺栓的检查、维护就是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工作。

早上6点天不亮,我们就开始准备,背上15斤重的工具包,手提5斤重的测量尺,头戴探照灯,一头扎进隧道,晚上8点才能从另一头出来。22.7公里的隧道,我心里默默数着数,大约走33242步。对于哥哥他们来说,比步数更重要的是151830个螺栓扣件,每一个都不能松动。工区53个人,来自8个省份27个地区,平均年龄33岁,没人愿意离家这么远。但我们就像一个个螺栓一样,为了安全牢牢地钉在这里。

哥哥说,他最不喜欢的是列车通过时,火车鸣笛,轮对与钢轨碰撞,以及两者同隧道壁回声交织在一起产生的刺耳声音。哥哥说他测试过,这个声音至少在110分贝以上。每次列车通过时,哥哥都躲在避风洞中用手紧紧捂住耳朵。可即便如此,一次单程巡检下来,他也是两耳嗡嗡。

而我最怕的是没有列车通过时,隧道的黑暗和寂静。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我还看到过蛇和老鼠。胆小的我第一次进隧道就吓得抹眼泪,好几次走了一半就不敢走了。哥哥安慰我说:没事,胆子都是吓大的。每当我我和哥哥走出隧道,都会感觉满天星辰

如此美好!我家在河北保定,离我们工区800多公里。爸爸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牵挂,他们靠在县城卖点烟酒养大了我和哥哥。家里还有嫂嫂和4岁的小侄女,也是最让我们放心不下的人。今年春节我和哥哥还有工友们都不能回家了,只能通过视频和家人相聚。虽然不能面对面地和父母唠家常,但如果能够通过减少流动让疫情早点过去,那么所有人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因为,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地相聚,而且,我相信,只要心灵相守,在哪里都是团圆。

年在心中



漫画:程臻

江戎天(28岁)
东风汽车创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职工

我家有28张全家福。从我一岁时,每年大年初一照一张。前18年陪着祖母在乡下过年,照片的背景从土墙房、砖瓦房变成后来的4层小洋楼。远景则由弯弯曲曲的泥巴路,到现在的乡村柏油路、万亩桃园,以及门前的洋津畝村公交站牌。这些变化,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真实缩影。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回老家过年,从宜昌坐汽车到县城,再步行两个小时才到老家。一路上要翻过许多山岭,经过无数泥泞小路。妈妈牵着我,有时背着我,老爸则拎着大包小包在前面探路,兴奋地介绍沿途的村庄、风景和少年往事,气喘吁吁地朝着故乡的方向努力前行。

祖母拄着拐棍,带着七八个孙子和重孙子,早早地到一里外的庙桥迎我们。我父

亲是么房的么老,我一出生就是爷爷辈。祖母见到我格外高兴,我的大宝回来过年喽!然后递给我几大盒鞭炮(摔炮)。我撒腿就跑,啪啪地一路玩到家。

吃完团年饭,祖母会给我换上新衣新袄。这是做裁缝的大爹提前给我做的棉袄棉裤。花花绿绿,我不在乎。棉袄上有两个大口袋,一边装鞭炮,另一边装红薯干、蚕豆和麻糖。大年初一上午,我提着小竹篮,跟着比我大两岁的侄女挨家挨户拜年,会讨回满满的一篮子糖果、鞭炮和一些压岁钱。遇到下雨下雪,我成了小泥猴,玩到下半夜甚至不洗澡就上床睡觉,妈妈也不再严管。所以我回老家过年,总是无拘无束,欢天喜地。

最特殊的第二十九张全家福

初一下午亲戚到齐,老爸张罗照全家福。这是传统节目,每年一张。那时没有数码相机,最多时一张照片有65人,五世同堂。有一次照相,二爹的烟头掉进了我装满鞭炮的口袋里,我的新棉袄顿时被噼里啪啦炸开了花,有的人飞跑,有的朝我身上泼水,老爸却从容不迫,飞快地按下快门。那些笑弯了腰的四爷、六爷、七爷和姑婆姑们就这样留在镜头里。

之后我出国留学,每年照相时老爸给我预留一个位置,然后把当年的我P到照片上。照片洗出后,妈妈会十分虔诚地洗手,小心翼翼把照片粘贴在老爸特制的《江家春节欢乐集》。这本相册是老爸28年前亲手做的:牛皮纸裁成60厘米长、

40厘米宽,再用麻线装订成册。照片上的妈妈永远是最美的花。她长得漂亮,又是家族唯一的城市媳妇、大学教师,一直站在C位。妈妈用红色墨水在相册上注明每张照片的时间、地点、人物,同时记载当年春节发生的各种笑话。最后用黑色墨水写上上年去世的亲人,以表示深切的怀念。

这本相册古朴而笨重,记录了我们家过年的喜庆与欢乐,真实地再现了28年来中国美丽乡村前行的烙印。如今回老家过年,从我家出发,1分钟就能驶上宜昌至喜长江大桥。在桥上,还能看到那些铅灰色的江豚。运气好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那些站立在水中的江豚朝空中喷水。从

徐延(20岁)
天津财经大学学生

有很多客居他乡的游子,为控制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选择就地过年。今年我们一家三口也会分开过年,因为爸爸会在春节值班,我和妈妈在家里过年。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感觉越长越大越没有小时候过年的感觉,过年该干的事都干了:贴春联,清扫,办年货,但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并不能给自己一种过年的仪式感,这种感觉好像是从家里的老人不在了以后才逐渐明显的,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还有没有我小时候那种,觉得春节真的是一个大节日的感受。

小时候过年的氛围都是大人给营造:过年会提前好几天装好点心匣子回老家延庆,看着家里的大人彻彻底底清扫家里,自己要闹着帮忙,却越帮越忙,最后大人只好把我交给哥哥看管。但十来岁的大哥哥

李悦洋(27岁)
遗传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我们家曾经是祖孙三代8人一起过年的,后来大伯出国,学习的几年里不能回家,后再来堂姐出嫁,祖父去世,我才慢慢怀念起过年的那些时光。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从小不善言辞,因此全家人团聚的时光于我而言,尽管现在想来温暖而令人安心,但当时反倒觉得漫长而无趣。如今回忆起20多年来的过年,

年就是温暖、就是希望

总是不愿意带着我这个“小跟屁虫”玩,最后我就会沦落到和长辈去买年货。快到春节的时候,超市里,大街上就会挂满红彤彤的灯笼,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忙碌,并且可以趁机买很多零食。不过春节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会有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触犯的禁令,比如我说高兴死了,那就必定会被批评一番。

还有就是大年初一要很早很早就起来。天还没有亮,奶奶就会挨个儿叫大家起床,“快起吧,不早了,还要拢旺火(用木柴垒成塔状后点燃)呢!冬天被子里的延庆可真冷啊,可是奶奶真的很有耐心啊,一遍一遍地叫到所有人都起床。虽然小时候的我每次起床都很痛苦,但是拢旺火却是我

最期待的一个过年项目。竟发现记忆中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片段。比如过年早上恼人又让人期待的鞭炮声,团圆饭后照进卧室的一缕阳光,它们便是我对那些还称得上“团圆年”的记忆。祖父走后的这两年,我一直想逃避这些团聚的时刻,想忽视那些冲击着我神经的变化。我极力避免着在过年这一天突然涌现出过去发光的记忆,我尽力去无视周遭温暖的一切。

直到有一天坐在公交车上,一直没出校园的我看到街上那些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们,才突然感受到生命的热切。我看到有人在天桥上拍着桥下的车水马龙,看到有人

至喜长江大桥直达三峡坝坝高速,在岳宜高速公路行驶30分钟,再走宜都外环的柏油路就能到家门口了。通常是蒸菜准备上锅的时候,三妈打电话:“天宝,可以出发了。”于是我们启程,车在老家门口停稳,醇香扑鼻的团年饭也刚刚在桌上摆好。

2020年大年初一,因疫情隔离在家里。老爸向照相馆的战友借来喜庆的背景帘幕,在自家客厅拍了一张红彤彤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母亲依然灿烂,老爸的一双小眼睛依然闪着军人的光芒。

转眼间,2021年春节马上到了,全国防疫紧张有序。为给这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增添一点自己的贡献,今年过年我决定留在上海。虽然没有父母陪伴,但有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相伴。我想,老爸会将我和同事们一起过年的照片,P到2021年的全家福中,成为最特殊的、我终身难忘的第二十九张。

父母年岁渐高,是时候了,是我们的时候了,为父母营造一个牛气冲天、喜气洋洋的新年了。特别是不在一起的我们,更应该为相隔甚远的彼此,营造一个温暖的、充满力量的新年。也许未来我们不仅要把春节的那些习俗讲给孩子听,还要把这个特殊的年告诉他们,因为,年就是温暖,就是希望。

我握着旺火点着的香,爸爸握着我的手,颤颤抖抖地向鞭炮靠近,等导火索冒出火花,就赶紧把鞭炮扔开。爸爸直接把我拉到屋檐下,赶快蹲下,手捂住我的耳朵。我也赶忙捂住爸爸的耳朵。鞭炮噼里啪啦震天响,我的笑声,爸爸的笑声,奶奶的笑声,连带着鞭炮声,通过捂着耳朵的大手,都远远得好像是一场梦,但是这场梦过于绮丽,美得此刻坐在电脑前打字的我,好像闭眼可见。

对着公园的入口在吹着萨克斯,看到鼓楼的城墙外坐在一起的老人聊着过往,原来这才是生活本身最可爱的模样。我恍惚间想到,原来过年,是犒劳我们辛劳一年的节日,是提醒一家人去热爱这些日日夜夜的时刻。这一天我们会怀念远行的人们,我们会回忆过去一年的岁月,更会期待接下来整整一年的温柔时光。我突然想起《寻梦环游记》里面的话,也许我们无力阻挡时间的流逝,我们也必将与家人与爱人生死相隔。人类的记忆,便是对灵魂的延续。我发现我竟然期待起了过年。我开始和爱人讨论起年货,开始研究起年夜饭上饺子的馅料,开始期待奶奶除夕那天微信会给我转来的压岁钱,期待爱人的手好菜。今年的北京,除夕万家灯火中应该会有多亮起不少盏灯吧!其中的一盏下,有我靠在爱人的肩头,有他和我一起烧着饭。

江苏开放大学：画好立德树人同心圆

近年来,江苏开放大学始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大力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共绘育人同心圆。

三全育人,让立德树人扎实有效

学校强化大思政理念,着力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积极推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着力打造党委书记思政第一课、校长形势与政策第一课等思政育人项目,创新专业课程话语体系,打造一批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金课。

学校出台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管理办法,立足各学科的独特视域、理论和方法,深入挖掘思政课程资源,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疫情期间,学校组织128位专兼职思政教师,374个教学班级、19127名学生,在线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在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活动中,组织师生默哀3分钟,引导学生树牢家国情怀、坚定制度自信,建立学校管理部门干部参与思政教育机制,首批20余名管理干部成为学生们的第二班主任。

学校将牢牢抓住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完善协同育人格局,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校长崔新有说:

如盐入水,课程思政让专业 课更有味道

多年来,学校不断构建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内容交织交融、相辅相成,实现教书和育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环境生态学院梁老师以探究式的任务派送,展开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体悟中国传统插花的人文之美,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圣洁之美,充分展现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理念;教育学院凌老师在讲解数学问题时融入唯物辩证法的授课方式更是圈粉无数,她引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来演绎为人处世的哲理,将知识传授、技能培养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

学校党委书记王建明说,学校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发挥思政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在润物无声中引领学生们构筑好精神坐标,画好思政教育同心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数据和信息来源:江苏开放大学) 广告



编者的话
又快过年了。这个年,与以往的年不一样。因为疫情,青年们就地过年。但距离并不能阻断亲情,我们和家人的短暂分离,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相聚,只要心在一起,在哪里都是团圆。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 五月 (v_zhou@sina.com),与 五月 一起成长。

心中另一个远方

蔡伟(21岁)
四川省古蔺县农业农村职工

过年,是妈妈包的饺子,是奶奶炸的酥肉,不论走到哪里,始终不曾忘记,因为那是熟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每至年关,在外漂泊一年的游子,从千里之外的他乡,艰难辗转回到故乡,为的是家的味道,为的是心中那分乡愁。

公鸡的一声啼鸣,把村庄从黑夜中叫醒。在老屋外,光零零的核桃树上挂满了奶奶做的香肠腊肉,爷爷正抽着旱烟用几条编织着晒腊肉的挽子,爸爸正在驱赶成群的鸡鸭,妈妈正盘算着需要购置的年货。我是土生土长的宜宾人,儿时在宜宾,每年的腊月是置办年货的一个月。家家户户置办年货,大都是从腊八节开始的。饮料酒水、花生瓜子、鸡鸭鱼肉、鞭炮蜡烛,从吃的到喝的,从迎福到祭祀的,物品繁多,五花八门。当然,最热闹的,肯定还要数杀年猪。那时候,每年家家户户都会杀年猪,剖

猪、上架、剔骨、分块,整个程序完成后已经中午,主人家会做一桌子菜,请亲朋和邻里的人们吃饭,这种习俗,在老家俗称“吃刨汤”。杀完年猪,必须做的是灌香肠熏腊肉,麻辣的、广味的。过了腊月二十,家家农户的阳台上、厨房里,都挂满了香肠腊肉,向客人展示着丰收和富足。腊月二十三以后便开始打扫卫生,把家里打扫干净后,又杀鸡宰鸭,准备除夕夜的团年饭。除夕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朴素而又丰盛的年夜饭,满满的仪式感。

毕业后曾有机会在家乡宜宾工作,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到曾经实习过的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回到了这个乌蒙山里的小城,回到了当年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我坚信,基层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大学城。又到年关,又开始想念家的味道。最近国家发出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的号召,作为党员,必须积极响应。阻断回家路的,不是一重重的大山,而是坚守岗位的责任和扎根基层的情怀。家,因此也成了心中另一个远方。